



# 莊子纂要

柒

附錄：  
莊子詩文序跋

方勇撰



學苑出版社

附錄：  
莊子詩文序跋彙輯（上冊）

莊周

【天下（節錄）】芴漠無形，變化無常，死與生與，天地並與，神明往與！芒乎何之，忽乎何適，萬物畢羅，莫足以歸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莊周聞其風而悅之。以謬悠之說，荒唐之言，無端崖之辭，時恣縱而不儼，不以觴見之也。以天下爲沈濁，不可與莊語，以卮言爲曼衍，以重言爲真，以寓言爲廣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敖倪於萬物，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。其書雖瓌璋而連犴無傷也；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。彼其充實不可以已，上與造物者遊，而下與外死生、無終始者爲友。其於本也，弘大而辟，深閔而肆；其於宗也，可謂稠適而上遂矣。雖然，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，其理不竭，其來不蛻，芒乎昧乎，未之盡者。（莊子注卷十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

惠施

【逍遙遊（節錄）】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眾所同去也。（莊子注卷一）

【外物(節錄)】子言無用。(莊子注卷九 以上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)

荀況

【正論(節錄)】語曰：「淺不足與測深，愚不足以謀知，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。」楊倞注：『司馬彪曰：「坎井，壞井也；鼃，蝦蟆類也。」事出莊子。』(荀子卷十二)

【解蔽(節錄)】凡人之患，蔽於一曲，而闕於大理。……昔賓孟之蔽者，亂家是也。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，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，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，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，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，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。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；由俗謂之道盡賺也；由法謂之道盡數矣；由勢謂之道盡便矣；由辭謂之道盡論矣；由天謂之道盡因矣。此而數具者，皆道之一隅也。夫道者，體常而盡變，一隅不足以舉之。(荀子卷十五 以上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)

韓非

【解老(節錄)】道者，萬物之所然也，萬理之所稽也。理者，成物之文也；道者，萬物之所以成也。故曰：道，理之者也。物有理，不可以相薄，物有理，不可以相薄，故理之爲物之制。萬物各異理，萬物各異理而道盡。稽萬物之理，故不得不化，不得不化，故無常操，無常操，是以死生氣稟焉，萬智斟酌焉，萬事廢興焉。天得之以高，地得之以藏，維斗得之以成其威，日月得之以恒其光，五常得之以常其位，列星得之以端其行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，軒轅得之以擅四方，赤松得之與天地統，聖人得之以成文章。(韓非子卷六)

【說林上(節錄)】楊子過於宋，東之逆旅，有妾二人，其惡者貴，美者賤。楊子問其故，逆旅之父答曰：『美

者自美，吾不知其美也；惡者自惡，吾不知其惡也。』楊子謂弟子曰：『行賢而去自賢之心，焉往而不美！』  
（韓非子卷七）

六 以上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
【難三（節錄）】故宋人語曰：『一雀過羿，必得之，則羿誣矣。以天下爲之羅，則雀不失矣。』（韓非子卷十）

### 呂不韋

【貴公（節錄）】管仲有病，桓公往問之，曰：『仲父之病矣，漬甚，國人弗諱，寡人將誰屬國？』管仲對曰：『昔者臣盡力竭智，猶未足以知之也。今病在於朝夕之中，臣奚能言？』桓公曰：『此大事也，願仲父之教寡人也。』管仲敬諾，曰：『公誰欲相？』公曰：『鮑叔牙可乎？』管仲對曰：『不可。夷吾善鮑叔牙，鮑叔牙之爲人也，清廉潔直，視不己若者，不比於人；一聞人之過，終身不忘。』勿已，則隰朋其可乎？』隰朋之爲人也，上志而下求，醜不若黃帝，而哀不己若者。其於國也，有不聞也；其於物也，有不知也；其於人也，有不見也。勿已乎，則隰朋可也。』（呂氏春秋卷一）

【貴生（節錄）】堯以天下讓於子州友父。子州友父對曰：『以我爲天子猶可也。雖然，我適有幽憂之病，方將治之，未暇在天下也。』天下，重物也，而不以害其生，又況於他物乎！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，可以託天下。越人三世殺其君，王子搜患之，逃乎丹穴。越國無君，求王子搜而不得，從之丹穴。王子搜不肯出，越人薰之以艾，乘之以王輿。王子搜援綏登車，仰天而呼曰：『君乎，獨不可以舍我乎！』王子搜非惡爲君也，惡爲君之患也。若王子搜者，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，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。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，使人以幣先焉。顏闔守閭，鹿布之衣，而自飯牛。魯君之使者至，顏闔自對之。使者曰：『此顏闔之家耶？』顏闔對曰：『此闔之家也。』使者致幣，顏闔對曰：『恐聽繆而遺使者罪，不若審之。』使者還反審之，復來求之，則不

得已。故若顏闔者，非惡富貴也，由重生惡之也。世之人主，多以貴富驕得道之人，其不相知，豈不悲哉！故曰：道之貞，以持身；其緒餘，以爲國家；其土苴，以治天下。由此觀之，帝王之功，聖人之餘事也，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。今世俗之君子，危身棄生以徇物，彼且奚以此之也？彼且奚以此爲也？凡聖人之動作也，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。今有人於此，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，世必笑之，是何也？所用重，所要輕也。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！（呂氏春秋卷二）

【精通（節錄）】宋之庖丁好解牛，所見無非死牛者。三年而不見生牛，用刀十九年，刃若新郢研。（呂氏春秋卷九）

【當務（節錄）】跖之徒問於跖曰：『盜有道乎？』跖曰：『奚啻其有道也？夫妄意關內，中藏，聖也；人先，勇也；出後，義也；知時，智也；分均，仁也。不通此五者，而能成大盜者，天下無有。』備說非六王五伯，以爲堯有不慈之名，舜有不孝之行，禹有淫湎之意，湯、武有放殺之事，五伯有暴亂之謀。（呂氏春秋卷十）

【誠廉（節錄）】昔周之將興也，有士二人，處於孤竹，曰伯夷、叔齊。二人相謂曰：『吾聞西方有偏伯焉，似將有道者，今吾奚爲處乎此哉？』二子西行如周，至於岐陽，則文王已歿矣。武王即位，觀周德，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，而與之盟曰：『加富三等，就官一列。』爲三書同辭，血之以牲，埋一於四內，皆以一歸。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，而與之盟曰：『世爲長侯，守殷常祀，相奉桑林，宜私孟諸。』爲三書同辭，血之以牲，埋一於共頭之下，皆以一歸。伯夷、叔齊聞之，相視而笑曰：『諱，異乎哉！此非吾所謂道也。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，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。其於人也，忠信盡治而無求焉。樂正與爲正，樂治與爲治，不以人之壞自成也，不以人之庫自高也。今周見殷之僻亂也，而遽爲之正與治，上謀而行貨，阻丘而保威也。割牲而盟以爲信，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，揚夢以說眾，殺伐以要利，以此紹殷，是以亂易暴也。吾聞古之士，遭乎治世，不避其

任，遭乎亂世，不爲苟在。今天下閭，周德衰矣。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，不若避之以潔吾行。』二子北行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。（呂氏春秋卷十二）

【去尤（節錄）】莊子曰：『以瓦投者翔，以鉤投者戰，以黃金投者殆。其祥一也，而有所殆者，必外有所重者也。外有所重者，泄蓋內掘。』（呂氏春秋卷十三）

【聽言（節錄）】夫流於海者，行之旬月，見似人者而喜矣。及其暮年也，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。夫去人滋久，而思人滋深歟？……其與人穀言也，其有辯乎？其無辯乎？（呂氏春秋卷十三）

【慎人（節錄）】孔子窮於陳、蔡之間，七日不嘗食，藜羹不糝。宰予備矣，孔子弦歌於室，顏回擇菜於外。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：『夫子逐於魯，削跡於衛，伐樹於宋，窮於陳、蔡，殺夫子者無罪，藉夫子者不禁，夫子弦歌鼓舞，未嘗絕音，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？』顏回無以對，人以告孔子。孔子愀然推琴，喟然而歎曰：『由與賜，小人也。召，吾語之。』子路與子貢入。子貢曰：『如此者可謂窮矣。』孔子曰：『是何言也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，窮於道之謂窮。今丘也拘仁義之道，以遭亂世之患，其所也，何窮之謂？故內省而不疚於道，臨難而不失其德。大寒既至，霜雪既降，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。昔桓公得之莒，文公得之曹，越王得之會稽，陳、蔡之阨，於丘其幸乎！』孔子烈然返瑟而弦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。子貢曰：『吾不知天之高也，不知地之下也。』古之得道者，窮亦樂，達亦樂。所樂非窮達也，道得於此，則窮達一也，爲寒暑風雨之序矣。故許由虞乎潁陽，而共伯得乎共首。（呂氏春秋卷十四）

【必己（節錄）】外物不可必，故龍逢誅，比干戮，箕子狂，惡來死，桀、紂亡。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，而忠未必信，故伍員流乎江，萇弘死，藏其血三年而爲碧。親莫不欲其子之孝，而孝未必愛，故孝己疑，曾子悲。莊子行於山中，見木甚美，長大，枝葉甚茂，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，問其故，曰：『無所可用。』莊子曰：『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。』出於山，及邑，舍故人之家。故人喜，具酒肉，令豎子爲殺鴈饗之。豎子請曰：『其一鴈能鳴，一鴈

不能鳴，請奚殺？』主人之公曰：『殺其不能鳴者。』明日，弟子問於莊子曰：『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，主人之鷹以不材死，先生將何以處？』莊子笑曰：『周將處於材、不材之間。材、不材之間，似之而非也，故未免乎累。若夫道德則不然，無訝無訾，一龍一蛇，與時俱化，而無肯專爲；一上一下，以禾爲量，而浮游乎萬物之祖，物物而不物於物，則胡可得而累？此神農、黃帝之所法。若夫萬物之情，人倫之傳則不然，成則毀，大則衰，廉則剝，尊則虧，直則骫，合則離，愛則墮，多智則謀，不肖則欺，胡可得而必！……張毅好恭，門閭帷薄聚居，眾無不趨，與隸媵小童無不敬，以定其身，不終其壽，內熱而死。單豹好術，離俗棄塵，不食穀實，不衣芮溫，身處山林岩壑，以全其生，不盡其年，而虎食之。』（呂氏春秋卷十四）

【觀世（節錄）】子列子窮，容貌有饑色。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，曰：『子列禦寇，蓋有道之士也，居君之國而窮，君無乃爲不好士乎？』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。子列子出見使者，再拜而辭。使者去，子列子入，其妻望而拊心，曰：『聞爲有道者妻子，皆得逸樂。今妻子有饑色矣，君過而遺先生食，先生又弗受也，豈非命也哉！』子列子笑而謂之曰：『君非自知我也，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，至已而罪我也，有罪且以人言，此吾所以不受也。』其卒民果作難，殺子陽。受人之養，而不死其難則不義，死其難則死無道也。死無道，逆也。（呂氏春秋卷十六）

【精論（節錄）】孔子見溫伯雪子，不言而出。子貢曰：『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久矣，今也見之而不言，其故何也？』孔子曰：『若夫人者，目擊而道存矣，不可以容聲矣。』（呂氏春秋卷十八）

【離謂（節錄）】故惑惑之中，有曉焉；冥冥之中，有昭焉。（呂氏春秋卷十八）

【離俗（節錄）】舜讓其友石戶之農。石戶之農曰：『椳椳乎後之爲人也，葆力之士也。』以舜之德爲未至也，於是乎夫負妻、妻攜子以入於海，去之終身不反。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。北人無擇曰：『異哉后之爲人也，居於畎畝之中，而游人於堯之門。不若是而已，又欲以其辱行漫我，我羞之。』而自投於蒼領之淵。湯將伐



桀，因卞隨而謀。卞隨辭曰：「非吾事也。」湯曰：「孰可？」卞隨曰：「吾不知也。」湯又因務光而謀。務光曰：「非吾事也。」湯曰：「孰可？」務光曰：「吾不知也。」湯曰：「伊尹何如？」務光曰：「強力忍詢，吾不知其他也。」湯遂與伊尹謀伐桀，克之，以讓卞隨。卞隨辭曰：「后之伐桀也，謀乎我，必以我爲賊也。勝桀而讓，我必以我爲貪也。吾生乎亂世，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，吾不忍數聞也。」乃自投於潁水而死。湯又讓於務光曰：「智者謀之，武者遂之，仁者居之，古之道也。吾子胡不位之？請相吾子。」務光辭曰：「廢上，非義也；殺民，非仁也。人犯其難，我享其利，非廉也。吾聞之：非其義，不受其利；無道之世，不踐其土，況於尊我乎？吾不忍久見也。」乃負石而沉於潁水。（呂氏春秋卷十九）

【適威（節錄）】東野稷以御見莊公，進退中繩，左右旋中規。莊公曰「善」，以爲造父不過也，使之鉤百而少及焉。顏闔入見。莊公曰：「子遇東野稷乎？」對曰：「然。臣遇之。其馬必敗。」莊公曰：「將何敗？」少頃，東野之馬敗而至。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：「子何以知其敗也？」顏闔對曰：「夫進退中繩，左右旋中規，造父之御，無以過焉。鄉臣遇之，猶求其馬，臣是以知其敗也。」故亂國之使其民，不論人之性，不反人之情，煩爲教而過不識，數爲令而非不從，巨爲危而罪不敢，重爲任而罰不勝。民進則欲其賞，退則畏其罪。知其能力之不足也，則以爲繼矣。以爲繼知，則上又從而罪之，是以罪召罪，上下之相讎也，由是起矣。（呂氏春秋卷十九）

【長利（節錄）】堯治天下，伯成子高立爲諸侯。堯授舜，舜授禹，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。禹往見之，則耕在野。禹趨就下風而問曰：「堯理天下，吾子立爲諸侯，今至於我而辭之，故何也？」伯成子高曰：「當堯之時，未賞而民勸，未罰而民畏，民不知怨，不知說，愉愉其如赤子。今賞罰甚數，而民爭利且不服，德自此衰，利自此作，後世之亂自此始。夫子盍行乎？無慮吾農事。」協而纓，遂不顧。（呂氏春秋卷二十）

【知分（節錄）】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，三去令尹而不憂。（呂氏春秋卷二十）

【審爲（節錄）】太王賈父居邠，狄人攻之，事以皮帛而不受，事以珠玉而不肯，狄人之所求者地也。太王賈

父曰：『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，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，吾不忍爲也。皆勉處矣，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？且吾聞之：不以所以養害所養。』杖策而去，民相連而從之，遂成國於岐山之下。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。能尊生，雖貴富不以養傷身，雖貧賤不以利累形。今受其先人之爵祿，則必重失之。生之所自來者久矣，而輕失之，豈不惑哉！韓、魏相與爭侵地。子華子見昭釐侯，昭釐侯有憂色。子華子曰：『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，書之曰：「左手攫之則右手廢，右手攫之則左手廢，然而攫之必有天下。」君將攫之乎？亡其不與？』昭釐侯曰：『寡人不攫也。』子華子曰：『甚善。自是觀之，兩臂重於天下也，身又重於兩臂。韓之輕於天下遠，今之所爭者，其輕於韓又遠，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，臧不得也？』昭釐侯曰：『善。教寡人者眾矣，未嘗得聞此言也。』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。知輕重，故論不過。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：『身在江海之上，心居乎魏闕之下，奈何？』詹子曰：『重生。重生則輕利。』中山公子牟曰：『雖知之，猶不能自勝也。』詹子曰：『不能自勝則縱之，神無惡乎？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，此之謂重傷。重傷之人，無壽類矣。』（呂氏春秋卷二十一）

【求人（節錄）】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，曰：『十日出而焦火不息，不亦勞乎？夫子爲天子，而天下已治矣。請屬天下於夫子。』許由辭曰：『爲天下之不治與？而既已治矣。自爲與？啁噍巢於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於河，不過滿腹。歸已君乎！惡用天下？』遂之箕山之下，潁水之陽，耕而食，終身無經天下之色。（呂氏春秋卷二十二）

【有度（節錄）】故曰：通意之悖，解心之繆，去德之累，通道之塞。貴、富、顯、嚴、名、利六者，悖意者也；容、動、色、理、氣、意六者，繆心者也；惡、欲、喜、怒、哀、樂六者，累德者也；智、能、去、就、取、舍六者，塞道者也。此四六者不蕩乎胸中則正，正則靜，靜則清明，清明則虛，虛則無爲，而無不爲也。（呂氏春秋卷二十五）以上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

## 賈誼

【吊屈原賦（節錄）】襲九淵之神龍兮，沕深潛以自珍。彌融爚以隱處兮，夫豈從螻與蛭蝮？所貴聖人之神德兮，遠濁世而自藏。……彼尋常之汗瀆兮，豈能容吞舟之魚！橫江湖之鱣鱣兮，固將制於螻蟻。（史記卷八十四）

【鵬鳥賦（節錄）】且夫天地爲爐兮，造化爲工；陰陽爲炭兮，萬物爲銅。合散消息兮，安有常則？千變萬化兮，未始有極！忽然爲人兮，何足控搏；化爲異物兮，又何足患！小知自私兮，賤彼貴我；通人大觀兮，物無不可。貪夫徇財兮，烈士徇名。……至人遺物兮，獨與道俱。眾人或或兮，好惡積意；真人恬漠兮，獨與道息。釋知遺形兮，超然自喪；寥廓忽荒兮，與道翱翔。乘流則逝兮，得坻則止；縱軀委命兮，不私與已。其生若浮兮，其死若休；澹乎若深淵之靜，汎兮若不繫之舟。（同上）

【勸學（節錄）】昔者南榮跽，醜聖道之忘乎己，故步陟山川，盆冒楚棘，彌道千餘，百舍重繭，而不敢久息。既遇老聃，謳若慈父，鴈行避景，夔立弛進，而後敢問。見教一高言，若饑十日而得大牢焉。（新書卷八 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

## 韓嬰

原憲居魯，環堵之室，茨以蒿萊，蓬戶甕牖，桷桑而無樞，上漏下濕，匡坐而弦歌。子貢乘肥馬，衣輕裘，中紺而表素，軒不容巷，而往見之。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，正冠則纓絕，振襟則肘見，納履則踵決。子貢曰：「嘻！先生何病也？」原憲仰而應之曰：「憲聞之，無財之謂貧，學而不能行之謂病。憲貧也，非病也。若夫希世而行，比周而友，學以爲人，教以爲己，仁義之匿，車馬之飾，衣裘之麗，憲不忍爲之也。」子貢逡巡，面有慚色，不辭而去。原憲乃徐步曳杖，歌商頌而反，聲淪於天地，如出金石。天子不得而臣也，諸侯不得而友也。（韓詩外傳）

## 卷一

楚成王讀書於殿上，而輪扁在下，作而問曰：『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？』成王曰：『先聖之書。』輪扁曰：『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，非美者也。』成王曰：『子何以言之？』輪扁曰：『以臣輪言之。夫以規爲圓，矩爲方，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。若夫合三木而爲一，應乎心，動乎體，其不可得而傳者也。則凡所傳真糟粕耳。』（韓詩外傳卷五）

吳人伐楚，昭王去國，國有屠羊說從行。昭王反國，賞從者。及說，說辭曰：『君失國，臣所失者屠。君反國，臣亦反其屠。臣之祿既厚，又何賞之？』辭不受命。君強之，說曰：『君失國，非臣之罪，故不伏誅。君反國，非臣之功，故不受其賞。吳師入郢，臣畏寇避患。君反國，說何事焉？』君曰：『不受則見之。』說對曰：『楚國之法，商人欲見於君者，必有大獻重質，然後得見。今臣智不能存國，節不能死君，勇不能待寇，然見之，非國法也。』遂不受命，入於澗中。昭王謂司馬子期曰：『有人於此，居處甚約，論議甚高，爲我求之。願爲兄弟，請爲三公。』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，五日五夜，見之，謂曰：『國危不救，非仁也；君命不從，非忠也。惡富貴於上，甘貧苦於下，意者過也。今君願爲兄弟，請爲三公，不聽君，何也？』說曰：『三公之位，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；萬鍾之祿，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。今見爵祿之利，而忘辭受之禮，非所聞也。』遂辭三公之位，而反乎屠羊之肆。（韓詩外傳卷八）

君不見大澤中雉乎？五步一囓，終日乃飽，羽毛悅澤，光照於日月，奮翼爭鳴，聲響於陵澤者何？彼樂其志也。援置之困倉中，常嚼梁粟，不旦時而飽，然猶羽毛憔悴，志氣益下，低頭不鳴。夫食豈不善哉？彼不得其志故也。（韓詩外傳卷九）

楚襄王遣使者，持金千斤，白璧百雙，聘莊子，欲以爲相。莊子曰：『獨不見太廟之牲乎？衣以文繡，食以芻豢，出則清道而行，止則居帳之內，此豈不貴乎？乃其不免於死，宰執旌居前，或持在後，當此之時，雖欲爲

孤犢，從雞鼠遊，豈可得乎？僕聞之：左手據天下之國，右手刎其頸，愚者不爲也。」（太平御覽卷四七四引韓詩外傳 以上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

### 劉安

【原道訓（節錄）】夫井魚不可與語大，拘於隘也；夏蟲不可與語寒，篤於時也；曲士不可與語至道，拘於俗，束於教也。故聖人不以人滑天，不以欲亂情，不謀而當，不言而信，不慮而得，不爲而成，精通於靈府，與造化者爲人。（淮南鴻烈解卷一）

【傲真訓（節錄）】有始者，有未始有有始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。有有者，有無者，有未始有有無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。……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逸我以老，休我以死。善我生者，乃所以善我死也。夫藏舟於壑，藏山於澤，人謂之固矣。雖然，夜半有力者負而趨，寐者不知，猶有所遁。若藏天下於天下，則無所遁其形矣。物豈可謂無大揚擢乎？一範人之形而猶喜，若人者，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。弊而復新，其爲樂也，可勝計邪！譬若夢爲鳥而飛於天，夢爲魚而沒於淵，方其夢也，不知其夢也，覺而後知其夢也。今將有大覺，然後知今此之爲大夢也。……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，神氣不蕩於外，萬物恬漠以愉靜，攬搶衡鈞之氣莫不彌靡，而不能爲害。當此之時，萬民倡狂，不知東西，含哺而遊，鼓腹而熙，交被天和，食於地德，不以曲故是非相尤，茫茫沉沉，是謂大治。於是在上位者，左右而使之，毋淫其性；鎮撫而有之，毋遷其德。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，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。其道可以大美興，而難以算計舉也。是故日計之不足，而歲計之有餘。夫魚相忘於江湖，人相忘於道術。古之真人，立於天地之本，中至優遊，抱德煬和，而萬物雜累焉，孰肯解構人間之事，以物煩其性命乎？……視於冥冥，聽於無聲，冥冥之中，獨見曉焉，寂漠之中，獨有照焉。……百圍之木，斬而爲犧尊，鏤之以剗刷，雜之以青黃，華藻鈔鮮，龍蛇虎豹，曲成文章，然其斷在溝中，一比犧尊，溝中之斷，則醜美

有間矣，然而失木性鈞也。（淮南鴻烈解卷二）

【精神訓（節錄）】明白太素，無爲復樸，體本抱神，以游於天地之樊，芒然仿佯於塵垢之外，而消搖於無事之業。浩浩蕩蕩乎，機械之巧弗載於心。是故死生亦大矣，而不爲變，雖天地覆育，亦不與之扞抱矣。審乎無瑕，而不與物糅；見事之亂，而能守其宗。若然者，正肝膽，遺耳目，心志專於內，通達耦於一。居不知所爲，行不知所之，渾然而往，遽然而來。形若槁木，心若死灰。……居而無容，處而無所，其動無形，其靜無體，存而若亡，生而若死，出入無間，役使鬼神，淪於不測，入於無間，以不同形相嬗也。終始若環，莫得其倫。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，是故真人之所游。若吹响呼吸，吐故內新，熊經鳥伸，鳧浴蟻躩，鷗視虎顧，是養形之人也，不以滑心。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，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，則是合而生時於心也。……鄭之神巫相壺子林，見其徵，告列子。列子行泣報壺子，壺子持以天壤，名實不入，機發於踵。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。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，脊管高於頂，腸下迫頤，兩脾在上，燭營指天，匍匐自窺於井曰：『偉哉，造化者！其以我爲此拘拘邪？』

（淮南鴻烈解卷七）

【道應訓（節錄）】太清問於無窮曰：『子知道乎？』無窮曰：『吾弗知也。』又問於無爲曰：『子知道乎？』無爲曰：『吾知道。』子之知道，亦有數乎？』無爲曰：『吾知道有數。』曰：『其數奈何？』無爲曰：『吾知道之可以弱，可以強，可以柔，可以剛，可以陰，可以陽，可以窈，可以明，可以包裹天地，可以應待無方，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。』太清又問於無始曰：『鄉者，吾問道於無窮，曰：『吾弗知之。』又問於無爲，無爲曰：『吾知道。』曰：『子之知道亦有數乎？』無爲曰：『吾知道有數。』曰：『其數奈何？』無爲曰：『吾知道之可以弱，可以強，可以柔，可以剛，可以陰，可以陽，可以窈，可以明，可以包裹天地，可以應待無方，吾所以知道之數也。』若是，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，孰是孰非？』無始曰：『弗知之深，而知之淺；弗知內，而知之外；弗知精，而知之粗。』太清仰而歎曰：『然則不知乃知邪？知乃不知邪？孰知之爲弗知，弗知之爲知邪？』無

始曰：『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；道不可見，見而非也；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孰知形之无形者乎！』……齧缺問道於被衣，被衣曰：『正女形，壹女視，天和將至。攝女知，正女度，神將來舍。德將來附若美，而道將爲女居。蠢乎若新生之犢，而無求其故。』言未卒，齧缺繼以讎夷。被衣行歌而去曰：『形若槁骸，心如死灰。直實不知，以故自持。墨墨恢恢，無心可與謀。彼何人哉！』……大王 亶父居邠，翟人攻之。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，曰：『翟人之所求者地，無以財物爲也。』大王 亶父曰：『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，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，吾弗爲。皆勉處矣！爲吾臣，與翟人奚以異？且吾聞之也，不以其所養害其養。』杖策而去，民相連而從之，遂成國於岐山之下。大王 亶父可謂能保生矣。雖富貴，不以養傷身；雖貧賤，不以利累形。今受其先人之爵祿，則必重失之。所自來者久矣，而輕失之，豈不惑哉！……桓公讀書於堂，輪人斲輪於堂下，釋其椎鑿，而問桓公曰：『君之所讀者，何書也？』桓公曰：『聖人之書。』輪扁曰：『其在焉？』桓公曰：『已死矣。』輪扁曰：『是直聖人之糟粕耳。』桓公勃然作色而怒曰：『寡人讀書，工人焉得而譏之哉！有說則可，無說則死。』輪扁曰：『然，有說。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：大疾，則苦而不入；大徐，則甘而不固。不甘不苦，應於手，厭於心，而可以至妙者，臣不能以教臣之子，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。是以行年七十，老而爲輪。今聖人之所言者，亦以懷其實，窮而死，獨其糟粕在耳。』……大司馬 捶鉤者年八十矣，而不失鉤芒。大司馬曰：『子巧邪？有道邪？』曰：『臣有守也。臣年二十好捶鉤，於物無視也，非鉤無察也。』是以用之者，必假於弗用也，而以長得其用。而況持無不用者乎，物孰不濟焉！……跖之徒問跖曰：『盜亦有道乎？』跖曰：『奚適其無道也！夫意而中藏者，聖也；入先者，勇也；出後者，義也；分均者，仁也；知可否者，智也。五者不備，而能成大盜者，天下無之。』由此觀之，盜賊之心，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。……顏回謂仲尼曰：『回益矣。』仲尼曰：『何謂也？』曰：『回忘禮樂矣。』仲尼曰：『可矣，猶未也。』異日復見，曰：『回益矣。』仲尼曰：『何謂也？』曰：『回忘仁義矣。』仲尼曰：『可矣，猶未也。』異日復見，曰：『回坐忘矣。』仲尼遽然

曰：『何謂坐忘？』顏回曰：『隳支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洞於化通，是謂坐忘。』仲尼曰：『洞則無善也，化則無常矣。而夫子薦賢，丘請從之後。』（淮南鴻烈解卷十二）

【說林訓（節錄）】莫壽於殤子，而彭祖爲夭矣。短綆不可以汲深，器小不可以盛大，非其任也。怒出於不怒，爲出於不爲。視於無形，則得其所見矣，聽於無聲，則得其所聞矣。（淮南鴻烈解卷十七）

【要略（節錄）】道應者，攬掇遂事之蹤，追觀往古之跡，察禍福利害之反，考驗乎老莊之術，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。（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）

淮南王莊子略要曰：『江海之士，山谷之人，輕天下，細萬物，而獨往者也。』（文選注卷二十六）

莊子曰：『庚市子肩之毀玉也。』淮南子莊子後解曰：『庚市子，聖人無欲者也。人有爭財相鬥者，庚市子毀玉於其間，而鬥者止也。』（文選注卷三十五 以上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

## 司馬談

【論六家要指（節錄）】道家無爲，又曰無不爲，其實易行，其辭難知。其術以虛無爲本，以因循爲用。無成勢，無常形，故能究萬物之情。不爲物先，不爲物後，故能爲萬物主。有法無法，因時爲業；有度無度，因物與合。故曰：『聖人不朽，時變是守。』虛者，道之常也；因者，君之綱也。群臣並至，使各自明也。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，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。竅言不聽，奸乃不生，賢不肖自分，白黑乃形。在所欲用耳，何事不成！乃合大道，混混溟溟。光耀天下，復反無名。凡人所生者神也，所託者形也。神大用則竭，形大勞則敝，形神離則死。死者不可復生，離者不可復反，故聖人重之。由是觀之，神者，生之本也；形者，生之具也。不先定其神，而曰『我有以治天下』，何由哉？（史記卷一百三十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



司馬遷

【秦始皇本紀（節錄）】盧生說始皇曰：「臣等求芝藥仙者常弗遇，類物有害之者。方中，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，惡鬼辟，真人至。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，則害於神。真人者，人水不濡，人火不熱，陵雲氣，與天地久長。今上治天下，未能恬憺。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，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。」於是始皇曰：「吾慕真人，自謂「真人」，不稱「朕」。……使博士爲僊真人詩，及行所游天下，傳令樂人譔弦之。」（史記卷六）

【伯夷列傳（節錄）】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，許由不受，恥之逃隱。及夏之時，有卞隨、務光者。此何以稱焉？……盜跖日殺不辜，肝人之肉，暴戾恣睢，聚黨數千人，橫行天下，竟以壽終。是遵何德哉？（史記卷六十一）

【老莊申韓列傳（節錄）】莊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嘗爲蒙漆園吏，與梁惠王、齊宣王同時。其學無所不窺，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漁父、盜跖、胠篋，以詆訛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術。畏累虛、亢桑子之屬，皆空語無實事。然善屬書離辭，指事類情，用剽剝、儒、墨，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楚威王聞莊周賢，使使厚幣迎之，許以爲相。莊周笑謂楚使者曰：「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尊位也。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？養食之數歲，衣以文繡，以入太廟。當是之時，雖欲爲孤豚，豈可得乎？子亟去，無汗我！我寧遊戲汗濱之中自快，無爲有國者所羈，終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。」……老子所貴道，虛無，因應變化於無爲，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。莊子散道德，放論，要亦歸之自然。」（史記卷六十三）

【孟子荀卿列傳（節錄）】荀卿嫉濁世之政，亡國亂君相屬，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，信機祥，鄙儒小拘，如莊周等，又滑稽亂俗，於是推儒、墨、道德之行事興壞，序列著數萬言而卒。（史記卷七十四）

【遊俠列傳（節錄）】由此觀之，竊鉤者誅，竊國者侯，侯之門仁義存，非虛言也。（史記卷一百二十四）